

# 极品挺热心帮我张罗工作的事

7

都市情感



公理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大龄单身男青年砖头王老五在漫漫相亲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极品女青年:有歇斯底里型的、有笑傲江湖型的、有稀里糊涂型的、有勤俭持家型的……

茫茫人海中,谁举着他爱的号码牌?芸芸众生中,谁是他的命中注定?

[上期回顾]

当医生的大表哥给我介绍了一个空姐,这姑娘嘴巴特厉害,说话也不留情,我暗地里叫她花木兰。头回见面,她带了闺蜜——一个叫菲菲的铁嘴空姐一起来。菲菲回去后,就把我给否了,理由是我又穷又老。

和杨玲吃饭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她说了她的生活,还有她的前男友,还有曾经有个高干子弟想包她。我们就像普通朋友那样聊着,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往哪里发展,倒是只字未提。

自从法国回来以后,起初一段时间极品的电话、短信接二连三,我是全然不理。为了解除她半夜来电影响睡眠的困扰,我还特意每到晚上睡觉前就把手机设置成振动,接电话也是小心谨慎,反复端详号码,研究到底是谁打来的。这么多招数一使,极品的电话也就逐日减少,到最近也就是基本上一周一回了。

“喂?你还能接电话啊?真是的!你这种人真算是少见!很不负责任。”极品声音好听得表达着怒气冲冲。

“哦,这个,抱歉,这段日子忙,没顾上回电话和短信。”我一边惶恐,一边沉浸于接电话的懊恼中。

“别找理由了。我又不傻。”

“是,不傻,不傻。”

“我……我是不是特贱啊?其实,我就是想……想问清楚你觉得我哪儿不好?到底是哪儿不好了?”极品的语音在短短一句话之内,从一开始的稍有迟疑,到最终由弱变强。

“你哪儿都好,没什么不好的,我最近真是特忙,杂志社要裁员呢。”我有点儿烦了。“裁就裁呗!哦,那你受影响吗?”声音变得稍有关切。

“可能吧。”我含混道。“这么严重啊?”略为沉吟,极品重回不容置疑的口吻,“明天不上班吧?那好,中午十一点半,老地方见。”“什么老地方?我……”嗯,我可能有事儿。”我暗想怎么还和她整出个老地方来了。

“就是上次那个水煮鱼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工作问题是最大的事儿!好了好了,你太啰嗦了,我还有很多事情呢,不和你说了,明天不见不散!”

第二天坐在我面前的极品,和那天略有不同,感觉稍显低调,说话也不似上次那样,有意无意地噱你个半死。刚一落座,这姑娘就让我别为工作的事儿着急。

“呵呵,不急,其实有点儿烦的是要知道实信儿也就踏实了,主要是因为这消息悬着,等着难受。就跟受刑似的,早给一刀也成,就怕丫,哦,对不起,就怕他拖着,不说到底给不给你这一刀,让你等。”我向她解释。

“你喜欢这杂志社?有什么好的?再说,现在新闻这行业很没落了,谁还拿记者当回事儿啊!”

“十年了,总是有感情,我这人没出息,比较恋旧吧。至于新闻,这是我从小理想,能从事自己理想的职业,并不是很容易的。”

“嗯,我知道,”极品认真看了我两眼,“那你就别着急了,我后天就把这事儿办好。”极品告诉我,她的爷爷和父亲虽然都是部队干部,但是她爷爷的很多部下都转业了,且职级不低。她昨天晚上和我通过电话之后,特意向爷爷打听了一下,得知爷爷的一个老部下恰恰是我所在杂志社上级机关的部级领导,虽说是一把手,但管我这么个芝麻蒜皮儿的小事儿,已经是绰绰有余了。上午她已经和那个叔叔联系好,后天便去家中登门拜访。

“这下你就放心吧,不用谢,真就免了吧,别老躲着我就好了。来,服务员,点菜!水煮鱼,豆豉油菜……”极品都不看菜谱,报上这两个菜名。

“等等,咱们上次吃的也是这俩菜吧?”

“我到这儿来就吃这两菜啊,我乐意。”极品扬起了头。

吃完饭,极品结账,并制止我和她抢,说是别让人家看着笑话,一共也就这几十块钱。又说最好打份简历

交给她,这样后天去找那叔叔就直接递上去,免得人家事儿多忘记了,于是我随她回家借用电脑。走到极品家楼门口,有一个高高帅帅的小伙子正斜倚着墙抽烟,看见极品出现,连忙把大半截烟扔到地上,脸上浮现出爽朗的笑。

“怎么又来了,有什么事情么?”极品极不耐烦。

“没事就不能来么?”那小伙子怯着声音地坚强着,“就是路过,看你在不在,顺便想请你晚上看电影。”

“路过完了,我不在啊!”

“我想可能你出去吃饭了,干脆等等,万一呢。”小伙子声音一直很低,完全被极品的气焰压倒。

“又抽烟是吧?我最讨厌抽烟的男生。”极品声音高扬,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兜里的打火机。

“早戒了,刚才实在是等得着急了才点上的,都没往肺里吸。”

“爱抽不抽吧,和我无关。你别老烦我了,我今天没时间,真有事儿。”

“那好吧,下周你有空么?”

“没。”说着,极品抓着我的衣服,飞快闪进楼道。

极品家的陈设出人意料地简单,两居室的房子,除了应有的家用电器、床、沙发之外,墙上连个装饰画都没挂,唯一有些生气的是一堆高档化妆品,小山样散放在欧式梳妆台上,倒与整个房子杂乱无章的基调吻合,与想象中这么大的女孩子各式用品塞得满满当当,但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闺房景象相差甚远。

“很乱是吧?刚搬走一些东西,马上准备租出去。”

“那你住哪儿啊?”

“住另外的家,我有三套房子。你把桌上那帘子掀开,对,电脑在那儿呢。”

“你倒房子的?”

# 顾小影终于成了“准妈妈”

7

围城内外



叶董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8岁这一年,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便是热心人问“有消息了吗”——可是求子这事儿,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也是这一年,段斐和许莘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相亲。

终于,想怀孕的顾小影怀孕了;许莘恋爱了,可这时她才知道,最难征服的其实是自己心底对于“围城”的恐惧;历尽沧桑的段斐也终于找到依靠,可是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想要被一个新的家庭认可,究竟有多难?

[上期回顾]

顾小影去医院做了排卵监测,又开了滋补肝肾用的中成药。但等待她的仍然是失败,她险些崩溃。

站在洗手间里,顾小影越想越气,最后怒气冲冲地进了书房打开电脑,打算去常去的备孕论坛上发发牢骚。结果还没等她发言,一个帖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帖子的名字是:这样的两条线算是怀孕吗?

点击帖子进去看,发现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个女孩子用早早孕试纸测试,发现只有一条红线,另外还有一条线不知道是试纸质量问题还是怎么着,看上去若有若无,既像是怀孕后的反应,也像是肉眼眼花所看到的幻影。总之最后两个眼珠子都看成斗眼了,也没看清楚到底是一条线还是两条线。五分钟后再去,这次倒是两条线了,可是五分钟后才显示出来的结果,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应该算是无效的。于是女孩子问:我这样算是怀孕了吗?

底下一大堆回复,有人说五分钟后的显示结果不能当真,有人说很有可能是怀孕了,建议去正规医院检查……还有一个人的建议很让顾小影感兴趣,因为这人可以说多买几个牌子的试纸来试一试,每天试一个,如果红线渐渐变得明显,那就一定是怀孕了。

顾小影看到这里,忍不住内心的冲动,再次跑回洗手间。当翻找出刚才的那个试纸条的瞬间,她被震撼了:两条红线啊!五分钟后,她也有两条红线啊!

几秒钟后,她迅速换了衣服,拿起钱包冲到楼下。宿舍区对面有个平民大药房,顾小影冲进去,指着摆放早早孕试纸的架子,豪迈地指挥售货员:“哪个最贵?买两个。”

那副架势,一点都不像是在买价值二十元的试纸……反倒像是买什么奢侈品。

但二十元的豪华试纸并没有给顾小影带来多么大的喜悦——因为它用清晰的一条红线,在顷刻间击碎了顾小影所有侥幸的幻想。

回到卧室,顾小影忍不住拿起电话拨打管桐的手机,在听到熟悉的声音的那一刻,顾小影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有些哽咽地告诉管桐:“老公,这个月,又失败了……”

管桐正在外地开会,急忙从会议室出来,走到走廊上,压低声音答:“不会吧?我觉得不可能失败啊……”

听着他这么信心十足的回答,顾小影悲从中来:“二十块钱一张的试纸啊,不会有错的,就是失败了,又是一条红线,呜呜呜……老公我不想活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应该再换个别的牌子试试。”管桐低声呵斥,“再说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还有下个月吗?对了,你别买那二十块钱的了,你把每个价位的都买一张,就当闲着没事试着玩。我后天就回去了,你别胡思乱想!”

顾小影抽着鼻子答应着,心里其实是万念俱灰——“闲着没事试着玩”,管桐你说得好听,你难道不知道试一次就受一次打击吗,如今我那有限的意志力已经千疮百孔了,呜呜……

最郁闷的时候,顾小影再次上网,打开那个熟悉的论坛。真巧,她又看见了那个重新被顶上去的帖子。然而令她惊讶的是,在那个帖子里,楼主兴高采烈地宣布自己的确是怀孕了,不过因为受精卵着床过程中会出现疼痛反应,所以她现在是“痛并快乐着!”

几分钟前,顾小影再次抓起钱包飞奔而出,直奔中医院,在看见蒋明波的同时脱口而出:“大夫,你说二十块钱一张的试纸会不会不靠谱?”

蒋明波推推眼镜,笑了:“那你可以用我们这里五块钱一张的试纸试一试。”

十几分钟后,顾小影交完费、取完试纸、检测完,擎着试纸条左看右看地磨蹭到蒋明波跟前,纳闷地问:

“怎么每次都这样,我都快看成斗眼了,还是看不清到底是一条线还是两条线。严格地说,是疑似有一条肉眼看都不太清楚的线……”

蒋明波接过试纸看一看,大大地笑了:“恭喜啊,你怀孕了。”

“什么?”顾小影呆了,好消息来得太突然,她脆弱的小神经有点承受不了,忍不住问,“二十块钱的试纸上还是一条线,你这五块钱的管用吗?”

蒋明波挑挑眉:“不信?那你去验血吧,那个最权威。”

一小时后,化验结果显示,顾小影怀孕了。

顾小影傻呆呆地被喜悦和难以置信砸昏了头,平日里的伶牙俐齿全没了,不光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表达一下此时此刻难以形容的心情,而且压根就是一路踩着棉花离开蒋明波诊室的……

她都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结结巴巴地打通了电话,告诉管桐说:“我……怀孕了。”

管桐好不容易才在上一次的电话之后接受了本月再度失败这个事实,结果又接到一个全面颠覆性的电话,差点没缓过气来,半晌才说:“你说什么?”

顾小影咧开嘴,语气却很严肃:“恭喜你,管桐同志,你要做爸爸了!”

隔着几百公里远,听着手机里传来那憋不住的笑声,管桐眨眨眼,再眨眨眼,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渐渐有笑容爬上脸——他这才知道,原来,知道自己要做爸爸了,是如此神奇的滋味!

周六晚上,顾小影坐在床上一边看杂志一边等管桐,等得犯困还在等。管桐进家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走在楼下仰头看见卧室里的灯光时,管桐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小沸腾了一下。手里拎着行李袋,他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开门的时候还拿错了钥匙,结果用了很久才打开门。

“什么叫倒房子的啊,你怎么说话老是这么难听!”

见我沉默,极品似乎有些懊悔自己急脾气又犯了,连忙语气和缓地告诉我,她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父亲朋友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几年前房地产最红火的时候,她足足挣了一笔,“别人一套一套卖还能挣不少呢,何况我是找我爷爷的战友、部下,或者我爸的朋友之类的关系,一般一次都能卖好几套,有一回一卖就是半幢楼,单位直接买了。”边说着,极品边坐到梳妆台前,仔细研究自己的睫毛,然后问我:“写完了么?连着打印机呢,打一份就可以了。”

打印好简历之后,我交给极品,关掉电脑准备起身告辞。她把简历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大信封,并在信封上写好我的名字,然后又嘱咐说千万别着急,后天一定办妥。我有些感动,说谢谢帮忙。

“我愿意帮你。我乐意。”极品先是看着我,然后把有些微红的脸扭向一旁,可声调依旧是如前般高傲。

晚上心里仍惦记着单位这事儿,毫无困意,于是在网上打了半宿拖拉机,与无数的废物搭档嬉笑怒骂,结果直到凌晨才睡。第二天上午十点,还在半梦半醒间,社长助理打来了电话,说是社长询问当天是否有采访安排,如果没有,下午两点去社长的办公室一趟,有事面谈。我连忙应允。难道这么快就要受刑了?

谁知道,社长见了我和颜悦色的。他一边从两三个药瓶里倒出十几粒药片塞到嘴里,一边叮嘱我,社里还要再找一些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这里实习,要我多带带年轻人。

出了社长办公室,我去摄影部,见老刘不在,便回到座位上,先是给极品打了个电话,让她暂时别找她那叔叔了,情况不是昨天想象的那么糟。

好不容易进了门,管桐兴冲冲探头往卧室里看一眼,果然就看见顾小影正笑咪咪地靠在床头,手里拿本杂志看着他。目光相撞的刹那,顾小影咧咧嘴摆手:“孩儿他爹!”管桐乐了。

等到管桐终于把行李放好,洗漱完躺到床上,时针已经指向十二点。喜悦太强烈,也不觉得困了,管桐搂着老婆问:“告诉爸妈了?”

“我妈太激动了,说是要马上来,我说没必要,我现在挺好的,她才决定过几天公休假的时候来。他们可以休三周,”顾小影往管桐怀里缩一缩,“告诉你爸妈了没有?”

“他们也挺高兴,”管桐看看顾小影,“需要我妈来照顾你吗?”

“照顾我?”顾小影乐了,“你觉得是谁照顾谁啊?超市里的标签看不懂,公交车站牌也看不懂……算了,我自食其力挺好的。”

“能行吗?”管桐承认她说的是事实,也不多计较,只是很担忧,“现在你还没反应,过几天吃饭怎么办?你上次不是吐得很厉害吗?”

“那我就去外面的饭店买外卖,”顾小影还挺乐观,“有钱就行,总有人给你伺候到嘴边。”

“饭店的东西虽然好吃,不过不健康吧,”管桐皱眉头说,“还是自己家的东西让人放心。”

“那我也认了,”顾小影横眉立目,掐住管桐的脖子,“我能照顾自己!”

“好好好,”孕妇比天大,管桐马上妥协,“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实在撑不住了再说。”“我一定能撑住!”顾小影握拳发誓!

管桐看她那副认真的表情,无奈地摇摇头笑了。

不过,撑得住或撑不住,真是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大千世界尚且无奇不有,何况小老百姓家里,总会遭遇点不测风云。

比如——管利明受伤。